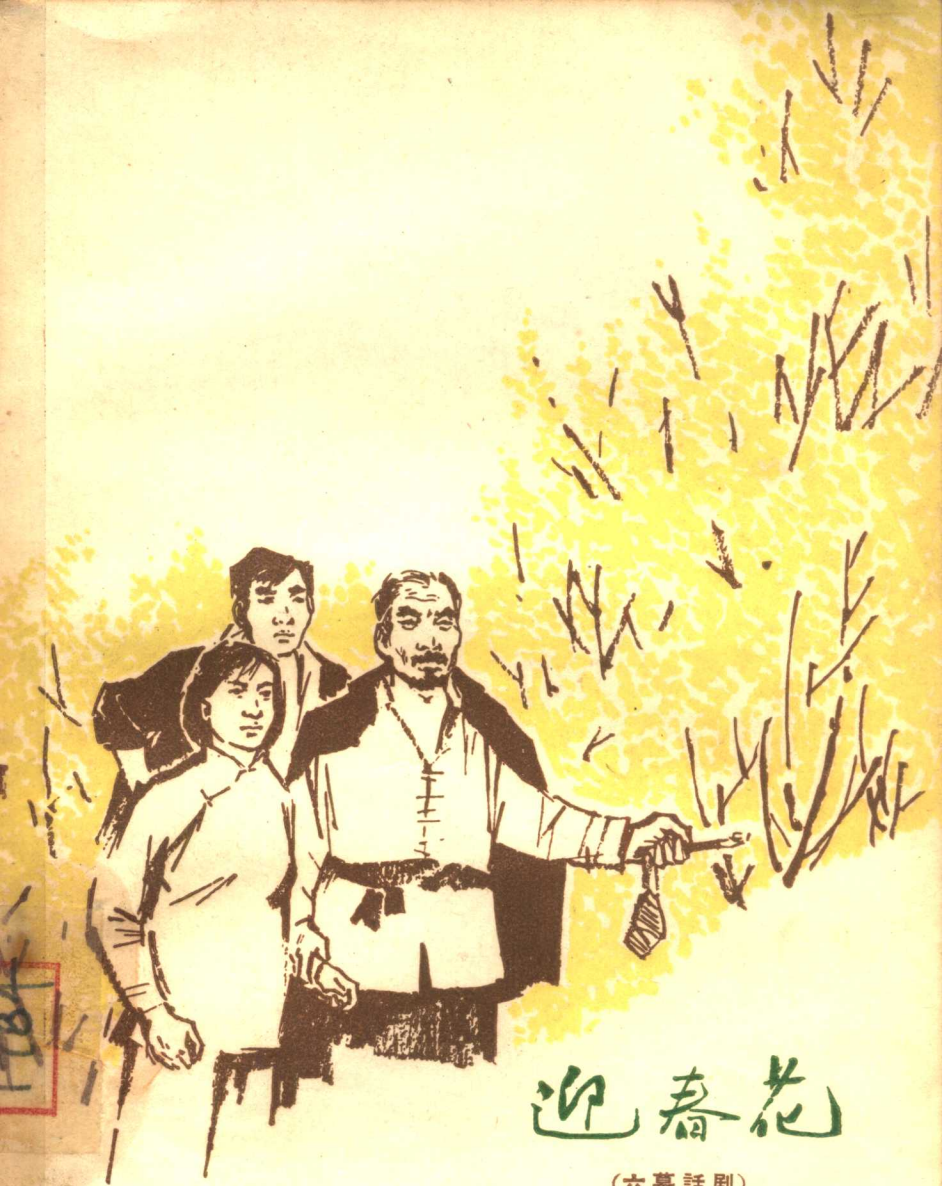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迎春花

(六幕話劇)

翟劍萍編劇

861
1784



迎春花

(六幕話劇)

(修訂本)

翟劍萍編劇

根据馮德英著同名小說改編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一九四七年春，我胶东解放区人民，为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向山东地区的重点进攻，掀起轰轰烈烈的参军、输粮的支前运动。敌人派遣特务孙承祖等潜入山河村，勾结一小撮反动地主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孙俊英，疯狂地进行欲置我军民于死地的险恶破坏活动，以配合反动派的复辟阴谋。

山河村党支部书记曹振德，在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下，坚决地贯彻党的政策，紧密团结人民的力量，向敌人展开了英勇、顽强的斗争，完成支援解放大军的任务，破灭了反动派的狂妄梦想。

迎 春 花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 804 字数 60,000 印张 $3\frac{7}{16}$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插页 5

1964年6月北京第1版

196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21000册 定价(4)0.37元

A. 30/6/6



第 二 幕

春 玲：爹，你看怎么能攻破东山大爷这一关？

曹振德（右，姜祖麟饰）

春 玲（左，白峰溪饰）

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剧照

胡 辛 安 导 演

曹 西 林 摄 影



第 二 幕

老东山: 你要是真嫁过来, 我就叫儒春走。

春 玲: 我嫁过来!

老东山(左, 江 水饰)



第 三 幕

孙承祖：拿出你在牟平城的本事来！

孙承祖（左，刘 凯饰）

孙俊英（右，沈继禹饰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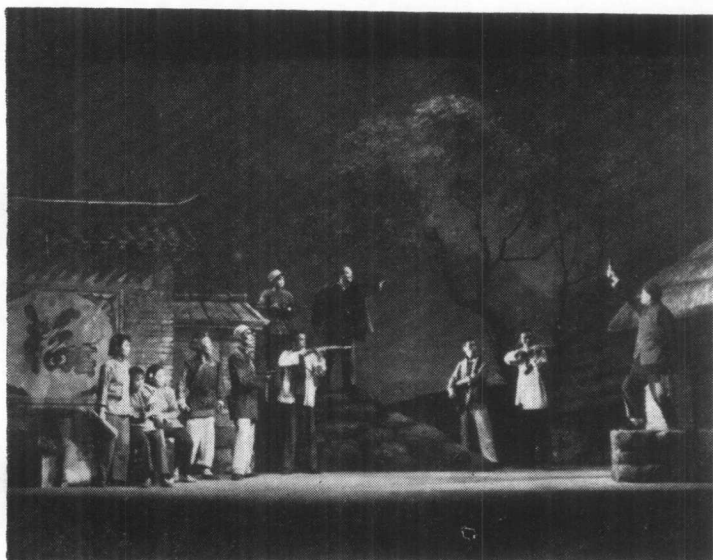


第 四 幕

江水山：你們好好商量商量！

江水山（右二，刘仲元飾）

老东山（左二，江 水飾）



第五幕

蔣殿人：我炸啦！

曹振德：放下！

蔣殿人（右一，包占元飾）



第 六 幕

冷 元：你們这些反革命！

冷 元（左，楊 克飾）

王錫子（右，車 儀飾）

統一書號: 10069 · 804

定 价: 0 . 3 7 元

人 物 表

曹振德——山河村支部书记、村指导员。

春 玲——曹振德女，村青妇队队长。

江水山——村民兵队长，复员军人。

冷 元——村粮秣委员。

老东山——老中农。

儒 春——老东山的儿子。

淑 嫻——老东山的侄女。

孙俊英——村妇救会会长。

玉 珊——青妇队队员。

新 子——民兵。

江仲亭——复员军人。

孙承祖——国民党派遣特务。

蒋殿入——反动地主。

江化堂——地主还乡团分子。

王鐸子——孙承祖妻，反革命分子。

蒋 母——蒋殿入母。

参军青年、群众若干人。

第 一 幕

时 間：一九四七年春天。

地 点：胶东某地山河村村头。

布 景：山、树、河流、石桥，桥上刻着一条醒目的标语：
“保卫解放区”。

〔幕开，舞台全暗。〕

幕后歌声 七九冰河开，
八九雁归来，
迎春花儿迎九九，
顶风冒雪开；
喜看冰雪舞，
含苞待春来，
迎春花儿迎太阳，
迎来人民江山万万代。

〔舞台渐明，山坡上，山洼里一簇簇迎春花，
黄澄澄地开了一片。春玲洗着衣服。〕

春 玲 （兴奋地哼着）

迎春花儿迎太阳，
不怕冰雪不怕霜，
穷人迎来共产党，
男女老少喜洋洋。

〔天空几声大雁的鸣声，春玲仰望。歌声更响了。〕

〔内喊声：“春玲，春玲——”〕

春玲 哎——淑嫻姐。

〔内声：“还有我呐——”〕

〔山谷发出了动人的回响。〕

春玲 玉珊，来呀！

〔淑嫻、玉珊走上。〕

淑嫻 春玲，你看，迎春花！

玉珊 春玲姐，你瞧多好看呐。来，快戴上。

春玲 迎春花不光好看，它还是迎春的；不怕冰雪寒霜，每年开的最早，年年开，开不败，越开越旺。

〔姑娘们相互戴花，望着水中的身影，歌声又起。〕

玉珊 （对春玲）你瞧，河里有个新娘子！

春玲 你这个尖嘴丫头！

玉珊 （抓住春玲的篮子）都给谁洗的衣裳？

春玲 看吧，这是我爹的，这是我的，弟弟的。

淑嫻 玉珊，别闹了！

玉 珊 我看呐，淑嫻姐才有毛病呐！（冷不防从淑嫻籃內拿出一件軍裝）這是誰的？說！

淑 嫻 水山哥的。

玉 珊 啊——今兒個可真大方啊！

淑 嫻 水山哥是殘廢，我大媽又總是病病歪歪的，我要是再不幫一幫——

玉 珊 誰說不讓你幫來，干嗎又跟受了委曲似的！

春 玲 水山哥是榮譽軍人，大家都應該照顧！哎，對啦，這次村里動員參軍，咱們成立個擁軍優屬小組，幫助參軍的家屬解決困難，給參軍的小伙子們洗衣服做鞋，你們看怎麼樣？

玉 珊 好！咱們青婦隊就包下來了。我看，就讓你跟淑嫻姐當小組長吧，保險能照顧好！（說完就跑。）

淑 嫻 你——（追玉珊。）

〔冷元担一挑木頭走上橋頭。〕

玉 珊 （奔向冷元，求援地）冷元大爺！

淑 嫻 你——

冷 元 （夾在當中）哎，哎，算啦，算啦！

春 玲 冷元大爺，又忙什麼？

冷 元 昨天區上來了條子，山後四個村的公糧，都要集中到咱們這來，我去挑點碎木頭，拾掇拾掇。哎，你們剛才說什麼來，這麼熱鬧？

玉 珊 大爺！（對冷元低語。）

冷 元 啊！（不露声色地）淑嫻，嫻子，你过来！

淑 嫻 （不知何事）大爷——

冷 元 水山可是个好小伙子，我看你们就——

淑 嫻 （又高兴又害羞）大爷——

冷 元 哎，老解放区的闺女，得学着大方点！

春 玲 大爷說的一点也不假，你呀，以后得改改这个毛病！

冷 元 听见了没有，以后得跟春玲学着点，你看人家跟儒春——

〔众笑。〕

春 玲 （不依地）大爷——

玉 珊 哟，瞧我们队长，这会儿又害羞啦！说不定啊，就要做新娘子啦！

春 玲 尖嘴丫头！

玉 珊 大爷——

〔众笑。〕

冷 元 （无限满足地）好啦，不闹啦。来，让大爷坐下歇一会儿！（坐下。）

玉 珊 （拿过那条扁担）大爷，这就是您土改分的那条扁担哟？

冷 元 嗯。

淑 嫻 听我大爷說，别的东西您啥也没要，就要了这么一条扁担。

玉 珊 (看了半天) 这条扁担有什么好的, 一根桑木杠子。你看, 这儿都快磨断了, 大爷, 您要它干啥!

冷 元 (接过扁担) 别小看了它, 闺女, 大爷使这条扁担的时候, 还没你们哪!

春 玲 我爹說这条扁担跟了您三十年, 大爷, 是真的?

冷 元 (无限感慨地) 一点也不假, 从給蔣殿人当长工, 我就用了它, 整整三十年呐! 那个时候你大爷还是个年輕小伙子, 它也是条梆硬的桑木杠子, 跟着你大爷起五更, 爬半夜, 頂着星星上山, 戴着月亮过河。夏露、秋霜、腊月雪, 担柴、挑草、送石头。白天压在肩上, 晚上枕在头下, 直不起腰时把它挂在手上。三十年呐, 我这两只手把它揉光了, 两只肩膀也快把它磨断了——

春 玲 大爷, 现在咱们日子过好了, 再也不給蔣殿人当长工啦。

冷 元 可我还是舍不得它, 要用它, 給社会主义挑磚挑瓦, 給咱们的军队担草送粮, 到时候掀了蔣介石的老窝, 你大爷一准挑着最好吃的送到南京城。这条扁担呐, 再也不听蔣殿人的使唤, 要給咱们自己出力啦! (笑) 对啦, 等你们出閤的时候, 你大爷还用它給你们挑嫁妝呐!

众 人 大爷——

[江仲亭扛着一張鍬走上。

淑 嫻 仲亭哥，下地呀？

江 仲 亭 拾掇拾掇菜园子！冷元大爷，我养的那点韭黄，总是出不好，有空帮我看看！

冷 元 嗯。行啊！春玲子，今晚你到大爷家去，给大爷写封信！

春 玲 嗯。

淑 嫻 我吉福哥又来信了？

冷 元 嗯，来啦！

玉 珊 我吉福哥在前方又打胜仗了吧？

冷 元 （无限信任地）哎，天天打胜仗！（哼着一只山歌走下。）

江 仲 亭 春玲，给吉福写信的时候，替我问一声。唉，真想我们老连长啊！（扛锄走下。）

春 玲 他老人家还不知道呐，吉福哥——

玉 珊 吉福哥怎么啦？

春 玲 吉福哥——

〔老东山内声：“振德，振德！”气冲冲地走上。〕

老 东 山 振德没在这？

春 玲 东山大爷，有事吗？

老 东 山 有点，你能管吗？

玉 珊 你又不是青妇队，我们可管不着你的事。

春 玲 玉珊！大爷，你说吧！

老 东 山 （气又上来了）这简直气死活人！欺负我老实是